

灯下书

吴风越雨

地图在动

关于城市与时间的影像诗话

| 徐杰文 |

1

一束投影，犹如上帝之眼，纹理清晰，记忆锚定。站在测绘地图前，在道道细痕与密密屋顶中搜寻，家园依稀可辨。一道聚光，一轮波影，被时间擦过，交织起旷野与河流的气息。

这般上苍视角，恢弘，无所不在，织就历史截面，藏起无数秘而不宣的誓言与启示。吞吐过往，纹丝不动，如环城运河，似锡山惠山。

以时间为序，每一张图代表一个出发，渐渐地，水乡泽国演化为繁华都市。这一幅江南人逐水而居的时间简图，道出人与自然慨然相对的亲密、包容、亢奋与决绝。影像混沌里，窥得见生活起起落落的顽强烟火气息。

一张地图，用它的极简，完成繁复现实的勾勒。抽象即隐去，线条即起点，在与时间的密集交汇中城市完成它自己的使命。

由于档案价值判断滞后效应，这批老测绘图，沉睡太久。如今，拂去光影灰尘，重放光芒。

《存在与时间》中，海德格尔说道：时间本身是否公开自己即为存在的地平线？

2

这一个江南，永恒如你，乡音缥缈，远山如黛。凝视你，《清明上河图》竟如此逼真展现眼前，市井抗拒岁月侵磨，人声鼎沸而不见踪影。屋檐下记得石板路小河滨清水荡漾，莹莹闪亮。

每个童年的记忆剧场都可在此上演。无数个里弄就是无数个人生故事。情绪被粘贴在墙上，被唤醒，被重新抚摸。无论伤心还是激越，这些图承载起无锡人最赤真的内心情感。家乡是具体的，它着墨于白墙灰瓦以及所有平凡而乏味的景物之上，晕化为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这批影像绘图，将之视作历史存在的方式、城市自我阐释的语言毫不为过。寻找故园就是城市自我认同的集体行为，叶落归根在此变得如此急迫。在时间压迫下，历史空间压缩，“近乡情更怯”。当代人回首来路，家在眼前，却可能只剩回忆。

地图沉默，影像无声，原始的能量蓄势待发。静默即是时间的隐喻。历史如何

喧腾终归于沉寂，只剩天空中永久回荡起的记忆？

现代性由一种持续的对“当下的收缩”的意识所界定，社会每天以难以履足的速度在扩张。德国理论家罗萨创造了“社会加速”这一概念。城市版图构成这种社会加速的完美表征：人类天地玄黄、繁衍生息，十年仿佛一个世纪。

一个城市想知道自己从何而来，研究这些样本，以便更好地厘清再次出发的目标。每一次覆盖都可能是一个生活样本的永久消失，是的，在我们埋头向前创造新生活时，总会有些不舍永远如影随形，它给予一座城市有机更新的警喻要高于对于新生活的欢呼。

3

影像、版图如此美好又如此忧伤。难道是所有人生的隐喻？

她是一种被遮掩的绚烂。影影绰绰或干干净净中略去多少流水般的日子，平凡而不息的生命冲动。因为浮想联翩而将吴越古城的演进史赋予了神秘色彩。的确，小桥流水与玲珑剔透已是渐行渐远。

在凝视与鸟瞰，发现与辨认，欣喜与惋惜中踟躇低吟，观看亦具有了哲学意味。形而上的理性思考投向城市发展逻辑究竟何在？

透过古旧的龟型图，这座城市的原型，这般年轮的自我对话，感慨如同手术刀一般切入心脾。这冷静如外科解剖一般的影像图式——城市的X光，是超现实解构主义美学完美呈现，其意义的踪迹延宕至近半个世纪的絮叨。

生活即语言。以前在做，如今则是表达。这一江南旧地，山水秀美，四季温润，物产丰饶，街河交错，人声鼎沸，好一个人间天堂。当我们看着清名桥水域的影像，那古老的走向，素朴的肌理，典雅的韵致，这一切构成我们脚下生活着的城市的历史自豪感。即便新移民的大量进入，这里的民风旧俗、生活习性没有大的改变。放大而观，如同一个民族国家，历史依然完整，只因根基深广，血脉充盈。

繁衍生息之图，蜂巢般混沌又井然，大地岩浆的颜色呈现，翻滚着自我演变，与浩渺星空共享宇宙生命精华。

珍惜过往，把握当下。

江南风韵之巷陌时光

| 陈仪文 |

外婆家住在无锡南门外肖巷上。从南长街一直往南，过了动力厂右拐，沿小河走上三四里，就到了。外婆家在河的南边，两开间门面的房子，狭长的一条，屋后有砖石的台阶通向小河。

外婆叫许荣娣，是从长兴坐船过太湖嫁到无锡来的。她喜欢搬张竹矮凳坐在门口，或切猪草，或纳鞋底，或补衣裳。边上，一两个年幼的孩子，用衣袖揩掉鼻涕，兴致勃勃地拍手跟着外婆唱着“遮没我的太阳，坏了你的鞋样；遮没我的太阳，烂掉你的肚肠”。有邮差骑着自行车来，喊着：“许荣娣，有汇款，拿图章！”“噢，来咧来咧！”外婆赶紧应答，起身回屋取出图章，朝图章哈了哈气，递了过去。脸笑成了一朵花。隔壁的门里，探出了几张脸，露着羡慕的眼神。

尽管过去了五十年，可这一幕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小辰光，我们姐弟，还有表哥、表姐经常住在外婆家。那是我们的伊甸乐园。空旷，自由，能赤脚。鸡鹅鸭鸟，猪兔狗猫，好白相。还有好吃的，烘山芋，炒鸡蛋，烧螺蛳，猪油拌饭。满树的桑果吃得嘴唇发紫，手上、衣服上全是汁液。几个孩子会比赛吃饭，都想争第一。吃饱了，掀起衣裳，露出鼓鼓的小肚皮，抢着让外婆拍。“看看伊只小西瓜阿熟咧。”外婆生育了七个子女，还替他们看护过六个孩子。她的身边似乎总有孩子在笑闹。所以，外婆家总是热热闹闹的。外婆收到的汇款，是我的阿姨、舅舅从外地寄来的生活费。这是最开心的日子，因为有好吃的了。

早先，苏南农村的房子都这样。前场后河，一家挨着一家，一溜的瓦房沿河排过去，这就是巷。有的一个巷就是一个村子，有的则是村的一部分。巷一般以姓氏命名。住的人多了，便再造出一条巷，巷的名字加上前、后、上、下、大、小来区别。如前张巷、下严巷、小周巷。巷上人家不少都沾亲带故，反正知根知底。隔壁乡邻，难免会有矛盾，可但凡有事，特别是婚宴寿宴，一家不落都得请。随礼也很率性，有送竹壳暖瓶，有送搪瓷痰盂，还有送钉耙之类农具的，谁让都是巷上人呢。

巷，一般解释为窄的道路。“里中道”“邑中所共也”，意思就是共同使用的道路。但其实，在苏南农村，叫巷的村子实在太多，就如同北方叫庄一样普遍。这应该叫村巷，以区别于城里的街巷。风景当然是不同的。城镇的街巷，更加有着文化的味道，也更为人传颂。如南京的乌衣巷、苏州的桐芳巷、常州的青果巷、无锡的小娄巷，听着就让人觉得美。这才是文人墨客推崇备至的巷。

就说这无锡的荣巷，名气实在是在响。原先它却是上荣、中荣、

下荣三个村巷，清朝前期，才连成一片，形成了弯弯曲曲，像龙形一样的街巷，统称荣巷。民国初年，荣巷正式建镇，青石板路也换成了弹石路。俨然成了无锡城西方圆几十里的一个商业中心。如今，荣巷已修旧如旧，恢复了当年的繁华模样，成为了中国民族工业先驱奋发图强的见证。无锡城里的小娄巷原本就是街巷，充满了文化的韵味，显得很高大上。有宗祠、秧园、牌坊和明清民宅建筑群。自宋代开始，无锡谈氏、秦氏两大名门望族即开始在此定居，并先后出了一位状元、十三位进士、十五位举人、八十名秀才。实在是文风扑面，书卷气十足，一时竟然成了文人举子的福地，搞得无锡的学子没有不想到这条巷子来沾沾才气的。

无论是街巷还是村巷，都是江南城乡地灵水秀、人文荟萃的形象代言，记载着吴地子民底蕴深厚、生生不息、始终蓬勃兴旺的智慧密码。农耕文明和商业文明，市井社会与乡村生活的独特风韵竟然能这样交相辉映、相得益彰，一路风雨，已然走了两千多年。

也许，你会受到戴望舒《雨巷》的影响，喜欢这样的画面：金秋时节，细雨陌陌。一个身穿旗袍的年轻女子，撑着花伞，从石拱桥那端款款走来，一转身，走向狭窄的小巷深处，消失在粉墙黛瓦的拐角。微风吹过，几片枯黄的梧桐叶飘落在他身后的石板路上，留下阵阵香气。

但我更喜欢的场景则是：风和日丽，绿柳婆娑。小黄狗摇着尾巴，欢快地在前面引路。几个童男童女挎着竹篮，拿着镰刀，跟在头戴花巾、腰束短围裙的老太太身后，忽前忽后蹦跳着，惊得老母鸡夹紧翅膀，领着一群小鸡逃进竹林。他们叽叽喳喳打闹着，走过巷头，一转身，走上了田岸，消失在一片桑林之中，留下了一路的喜庆。

有人说巷是一个亲切的词，让人想起家，想起童年。说得真好。回不去的是童年，忘不了的是亲情，魂牵梦绕的是巷上的美妙时光。

我仿佛又看到外婆在河滩头捶打着衣裳，在灶披间挽着稻草结，在小天井晾晒着被头，在门口场上就着竹匾挑黄豆。我多想再跟外婆一起请筷仙，两人相对而坐，各拿三根筷子，做成匚状，两头对接在一起，请筷仙驾临，告知吉凶好坏。也多想让外婆再牵着我的小手，唱着“稀奇稀奇真稀奇，树上结茅芥，山上挖河泥，三岁个佬小肚皮，四个和尚坐了脚盆里……”从巷子这头走到那头，东家送碗菜、西家借瓶油，张家给盒点心、李家讨点蒜姜，在忽冷浴、摸虾捉黄鳝、追着鸡犬鹅鸭到处奔跑中，开心过着每一天。

画意乡村

摄影 / 穆平

